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七十七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

五 一分名纂同郡循吏孝子節婦襍傳

紹興府知府湯公傳

公紹恩安岳人生時夢神捧兒至而拜之曰吾紹興城隍神也既生峨嵋僧過門施之飯請名僧以指詵計曰當以紹名他日東方有承其恩者其在紹乎因名紹恩字汝承

嘉靖五年登進士釋褐衣越布覆以父官參政時所遺
絲袍終其身不之易十四年以郎中出知德安府旋改紹興
甫到謁禹廟周視其構櫨若故識者紹地春秋所稱澤國也
水濫地在浸中水驟下而龜其腹山陰縣東南有浦陽江者
為三江之一韋昭有云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浦陽江
上接金華浦江諸水北流百餘里至諸暨與東江合北過峽
山東匯山陰之麻溪然後盡注錢清江而入之于海當是時
浦陽已通浙第口隘浙當高時水反入浦陽而灌麻溪而錢

清之入海者勢若建瓴則又傾漑而不可復止其所以
既苦潦又苦曠者槩為是也紹恩至相浦陽上流恢前
守戴琥所開績堰使浦陽之水得復入山陰東南而於
麻溪以遏其來不使浦陽之水得復入山陰東南而於
是相其尾閭凡在紹諸水濫則易淅漑則易竭者為水
坊海濱將以伺漑瀉而定啟閉而無如海波之頽洞而
難為坊也初錢清下流原有二閘歲久湮廢紹恩相下
流仍得之三江之口其地夾兩山為浦陽入海故道下

有石峽橫亘數十丈，泅水者得之，乃伐石于山，依峽建閘。石牝牡相銜，烹秣和炭以膠之。石之激水者，卽剡其首，使不得與水爭。下有檻，而上有梁，施橫坊，其中刻平水之則于柱石間，而啓閉之。兩隄築土治鐵，而澆其根。閘凡二十八，應二十八宿，隄數百丈，而大閘之內又置備閘數重。曰：經淒曰撞塘，曰平水閘。一年工成，共得良田一百萬畝。漁鹽斥鹵桑竹場，畷亦不下八十萬畝。而紹興於是稱大府沃野千里，紹恩之力也。初，紹恩築隄。

隄潰有豚魚千頭乘潮而上衆驚告紹恩紹恩曰此隄成之兆也在易之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吾以誠信格豚魚尚惠涉乎立令入水築人多怨讟又其時潮大至見者洶洶紹恩堅不顧且請禱于海潮忽下望隄而却以為神云後以次遷去歷官布政使年九十八卒

論曰漢後言水利者率水工穿渠注填關之流以漕以溉用能稍入餘稅濟少府錢未有鍾大利久遠惠一方民若紹恩者也循吏稍有益于民民得吏治一二年稍

蘓息猶藉藉稱惠政以為罕見得紹恩是治而有不尸祝之世世也乎宜紹興祠之為湯君神矣

明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道殉節前紹興府知府王公傳

公名孫蘭字畹仲無錫人中崇禎四年二甲進士故事二甲授戶工二部主事時太監張彞憲奉新命總理二部其尊視尚書諸司郎以下皆叩頭行屬禮孫蘭羞之請改授他部遂以刑部主事出決江北獄進員外郎考

選擢四川成都知府成都自奢氏亂後凋瘵又宗藩錯趾居官豎往往索民錢激變嘗聚衆劫蜀府內江王叫譟將殺之孫蘭亟馳救衆見孫蘭至環擁襍訴孫蘭遽掖王同車曲諭揮衆散然後請擇宦豎之橫者與亂首同正法無何艱歸至十三年補紹興會紹興飢御史祁彪佳鄉居孫蘭與彪佳定賑救法預為分區使鄉官分主之籍記飢民之受賑者合萬九千六百零口立廠二百七十六所設散米給錢粥廠移粥藥局病坊官糴民

糴官積民積諸事共二十六則浙東三府十九縣皆行其法所全活以千萬計彪佳遂著為救荒全書合一十八卷可歲行之如官積先闢廩于秋收時征米每畝征升以時直給契登廩次年官出如舊直謂之官積民積計民田積米凡三十以上畝積五升六十以上畝積七升百以上畝積斗三百以上遞增而米藏其家不俟官驗明年計畝以時直糴米于本圖謂之民積其法如此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下車勦連州猺連

故分巡轄也。猺久為寇，至是愈橫縱，焚掠孫蘭統官軍，進勦破三柵，降之。御史柳寅東以聞，上喜，將大用而獻賊狎至韶，故與湖南接壤，獻賊寇宜彬逼樂昌乳源而斬楚諸王以避賊，踰庾嶺，孔兵譟而南，南韶大震，城不守。其所轄連州守將楊守諫據州城叛降賊，將導賊至。先是孫蘭聞警誓死守，即率府縣官為文告城隍廟，以舊所用連州兵破猺寇者不足募民兵七百人，鎔所束金帶為軍貲，奉撫檄監軍，欲以嬰城。至是連州叛所募

民兵已調去而樂昌曲江所在設偽官行牌公座韶民
驚逃手劍當門不可止飛檄請督府援兵不應孫蘭乃
嘆曰連州曲江吾屬也吾屬失守守將叛而兵備監軍
泄泄然既不能守復不能救將俟此為迎降計乎遂北
面稱拜自經死臨死有勸之者曰賊尚未至縱連州失
守猶可圖存何自苦如此曰吾知死封疆而已福王自
立御史祁彪佳禮部管紹寧題請卹錄予祭廕

論曰君死社稷則臣必有死官守者孫蘭真攀髯之先

與當孫蘭巡廣南韶時本以兵名官且加監軍而分巡
則又當五嶺之衝其為兵官者不能守其官而使其屬
連州曲江守將叛陷即欲緩須臾之死得乎雖然使其
稍瞻戀顧影徘徊其不致留此姑待以藉口于將有所
用之者其亦鮮矣彪佳疏曰獻賊逼臨援兵不至連州
失守樂乳告危能為社稷之臣請殉封疆之守諒哉是
言

呂孝子傳

孝子名升字德升浙之新昌人少以孝稱顧性介當元世將亂奉父與後母避地居沃州山躬耕非其力所致不以養逮後母死父老在堂人無婦且多病出入起居必賴升扶侍猶蛩距然旦日盥櫛奉匕箸乾漚鮮滑以次第進時時相衣裋增損行則承以肘即所卧處過傍舍纔三四武非升在不往升偶離側必呼升如嬰兒當是時升非盛年而父復享上壽將百歲稱百歲翁以故升雖垂老猶日抱父雙足卧終其身不入寢室父嘗得

漚淝疾夜必八九起自蹲園雪惡以及幹踰其間詘伸
捫灑搔抓按抑竟以升體為其體如有年方國珍據
台州新昌亂升負父避鷓鴣山出覘賊為賊所得知其
為孝子也留賊中與之飲不飲坐而泣賊哀憐之請升
歌升乃為青天歌浩浩歌賊聞之感動送之歸升園有
杏父嗜之隣之豪者奪杏去值杏熟升乃市他杏以進
父辨非已杏不食已而升轉就隣市隣復不與升不得
已呼于天隣忽病疽背其婦夢神曰以杏還孝子則已

旦則其婦請還杏其感神如此洪武十三年詔舉賢良
孝弟科升再辭不得乃曰臣老矣請以布衣返遂命布
衣使山西稱旨強授職升辭疾歸二十三年詔選老成
有學者復舉升升至復辭乃教授一室曰小小齋曰半
村癯曰沃州畊者手著六經箋註及小小齋稿與從子
不用歌詠倡和士大夫東西行必問小小齋至輒留信
宿酌酒論文然後去不用別有傳

論曰史稱賊不殺孝子又稱棲烏躍鯉能動鬼神良然

哉顧孝有難易閔損伯奇為其易者此為其難者說在
公孫杵臼之語程嬰已升子珮亦孝其先世曰蒙曰琰
以孝旌人稱為呂氏四孝蓋孝亦有教云

劉孝子遂安公傳

公名謹山陰人洪武中父坐市民充吏法戍邊已赴貴
州烏撒衛法府縣吏投充但許鄉井力田者而禁市民
世稱吏農民是也時謹方六歲問家人貴州何在家人
以西南天指之謹望西南天拜且哭朝夕不輟已而年

十四矍然曰西南天雖遠吾有身猶可至也天下豈有
無父之身哉遂辭家人行會烏羅開思南鎮遠由烏撒
以通邛蜀道路勾勾家人勸沮之不聽閱六月抵貴州
踰月遇父於烏撒亭站父病痺謹泣告官請身替父戍
法戍邊者年十六以上嫡長男許以身替時謹未成丁
且伯兄謙早以督運死京師謹次子也非例於是歸攜
兄子往顧兄子亦幼謹請以身與兄子共替不許則又
歸於是悉鬻其家產什器竭所有三往百計謀所以歸

父者雖其所以歸之者事秘不得而知也然而竟奉其
父歸及歸家貧甚謹力辦甘旨晨昏必進酒供笑樂嘗
曰吾今而遂安親之志矣自號遂安提學張倬上其事
論曰孝子必遂事向使三往不父歸其能安乎遂安所
以志也他書載孝子事甚備此即史館所傳稿諸誌同
詔祠孟貞女傳

貞女名蘊字所溫其先為鄒縣孟氏入宋有封信安郡
王者判紹興府事家諸暨為諸暨人蘊父鋌為明初生

員嘗夢女官送雲冠繡裳于庭遂生蘊絕慧讀書過目
不暫忘會同里蔣文旭者年十七膺洪武二十九年鄉
貢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性耿介與方孝孺遊孝孺重之
作味菜軒記以贈名大起時巡按湖廣以未娶託媒氏
聘蘊而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二事中有暱戚殺平人
一條忤旨賜死蘊聞計大慟請于父曰大人昭信踐蹇
修之言問吉以通是蘊為蔣氏婦矣文旭之不幸即妾
之不幸也願得一履蔣氏庭奉侍舅姑他日可以見文

旭地下父母未許蘊私念文旭柩歸必過已門乃密為
裹麻而蒙以絲俟柩過從門間躍出裂所蒙服長號扶
柩去終其喪三年既而文旭父母死無嗣蘊服除後乏
食分餓死蘊父始憐之迎蘊歸擇宅後崑間構柏為樓
令蘊處其中曰柏舟之意也聚書百餘卷供晨夕觀玩
足不越梯一步歲時兄弟姪姁皆一至樓前問候去嘗
見樓後崑石間老梅盛開賦老梅詩一百首見志宣德
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玉華翰林院侍讀黃文瑩

等疏曰竊惟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蘊未
婚守志經三十三年今已五十有二矣臣等思叔世之
婦甫諧伉儷遽誓白首乃一旦夫死而改絃易轍者往
往而是即或終始不渝亦必激于夫情眷戀子女家世
榮盛原可依倚未有夫存未面斃然一身家世零落了
無可藉而矢心明節如孟蘊者是即君子無所為而為
之義也夫無所為而為者在女為未字砥節在臣為未
字矢志是當與殷夷齊齊王蠋漢袁閎龔勝晉王裒唐

周朴宋順昌山人唐義士其表異者奉旨旌其門建坊立祠於亞聖孟氏祠側年九十三卒

論曰古有貞女引蘊其為賡歌者與文旭抱志節無傳傳于此

晉江訓導徐黼妻李氏傳

蕭山徐黼妻李氏福建永寧衛指揮李正女也黼于弘治改元為晉江訓導妻周死遂于其地娶李氏為繼室未及一年而黼病當是時黼已遷閩縣教諭未往也私

念前妻生一子甫數歲非李氏出李氏年十八歸黼至是纔十九晉江去蕭山三千里道遠氏弱度不能扶柩返乃于易簀時撫其子謂李氏曰吾竟負汝吾即死聽汝自斷吾敢望此兒為徐氏後哉李氏曰不然即不幸吾當扶汝棺撫汝兒以從汝于蕭山耳黼曰有是乎強起拜李氏李氏受之先是李氏嫁黼時其家謂黼家于官必不歸至是聞其死且喜且憐之將取其裝攜李氏去李氏乃豫檢箱篋緘膝之而歸其鎬鑰于縣逮李族

人至明赴縣告之請北歸父母百計沮不可得不得已
乃託之告别而扃于室李氏裂其裙自絞氣幾絕賴其
嫂知之救免乃聽之歸逮歸集宗黨男女數十人送李
氏上道放聲長號牽衣以行李氏以齒齧舌噤不出一
聲福建布政使洪鐘移檄蕭山命縣官存卹之李氏歸
葬黼撫孤以針黹自食其力孤死撫其孫孫死又撫其
曾孫正德中知縣上其事于道予之榜巡按至縣命縣
官月給米帛嘉靖十四年用御史張子立奏詔旌其

門給勘合優免如例年八十八卒李氏勤且嗇初甚貧後竟置田百畝為撫孤資自寒食展墓外足不出戶所居闢重屋沐浴登屋去其梯盛暑必襲衣夜為女紅非罷極不睡睡覺即起或問之曰勞則寡所思也其慎如此論曰節本不易李氏更為其難者詩曰我心匪石夫石豈易轉然尚或轉之浸假將歸時長途漫漫牽衣未絕雖巉巖之石其不致兀臬鮮矣扶死撫穉仁絨賢辭縣智斷親割欲勇仁智勇賢矣哉

詔賜特祠崇祀貞烈竇孺人傳

明詔賜特祠崇祀貞烈竇孺人者餘姚姜工部榮側室
也名妙善又名妙惠世居京師崇文坊年十五歸榮榮
中弘治壬子鄉試與同邑王公文成孫公忠烈同見舉
有名稱三君壬戌成進士授鳳陽五河縣知縣稍遷工
部主事以忤瑾徙興化府通判尋改瑞州攝府事正德
四年江西盜起南贛賊執叅政挾靖安華林東鄉饒南
諸賊竝起為亂而華林賊陳福一最驍破瑞州瑞故疲

癖又府縣不得設兵備公既攝府事躬帥捕蒯潛出城將制其險賊驟入執孺人倪暨婢等使告榮所貞烈在別室急衣孺人衣來前語賊曰吾為官人妻尚不知官處所指孺人倪曰此婢也焉從知之賊見貞烈美且衣異固已疑為孺人及聞其稱官人妻信之遂釋孺人倪而輿貞烈貞烈泣曰不幸官在外必輿吾將安之可已則已不可已願得吾從人同行私顧所驅隸中有盛豹者高安人素以愿聞遂指之曰是人善事我願以從我

賊許之先是賊入時貞烈衣孺人衣訖念榮所攝太守
印留置卧間復入攫得之而投之官池至是呼豹前使
近輿初語他語少間曰惜吾所以呼汝來者為太守印
在官池官未知也汝能歸告之官乎吾即死官豈無以
報之豹以齒嚙指遂縱之歸時至花塢鄉有頃度豹行
遠乃言曰吾以丐諸君吾口焦不可能假使前塗有井
者吾思飲焉既而果有井在道傍貞烈已下車賊伺貞
烈意見貞烈下爭為之綆貞烈從容勞之既而前若倚

縋者拑縋踊身而入賊驚救不得悔且恨填井以礫既而榮入保遇盛豹歸告印所取之左都御史陳金右副都御史俞諫調廣西兵征諸賊榮隨至花塢于是起貞烈井中越七年瑞州府知府鄺璠高安縣知縣翁素等上其事詔旌貞烈勅春秋祀祠其祠有二一在城東迎恩門一在花塢橋各置祀田而城東之祠則配祀高安婦死賊者曰塞口熊氏女貴貞曰新陂張榮一妻蕭氏曰太平門黎玉亮妻殷妙慶曰雲岡況太學夔妻曰廖

足貞曰坡山朱應恢妻曰陵上黃暖妻幸氏曰港西朱
治一妻梁雁貞曰斜橋熊武六妻胡氏曰社山朱丑四
妻熊以桂凡十人後賊尚猖獗南昌府知府李承勲同
按察使王秩誘殺華林賊逮文成王公以都御史撫南
贛勦之賊平

論曰江西羣盜起而荆揚以震由前觀之猶崇禎之寇
也雖野火燎原究至撲滅然勢亦危矣嚮使進討者稍
能如貞烈之從容警敏設機變于俄頃之內則制勝倉

猝又何至叅政被執副使受害有如此甚也夫閨房致身自昔所難矧貞烈智濟其勇易衣在前擇人以早保主完印宛如素定難乎哉難乎哉榮與文成同邑同舉同劾中貴人同官斯地而榮以兵柄未歸且賊之蹶起瑞當首嚮遂不得與文成同其功名亦遇也夫

西河集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七十八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

六一名崇
禎二撫傳

明正治卿中奉大夫兵部右侍郎徐公傳

公名人龍字亮生其先人卜居管谿插折管于地管生
遂定居焉是為上虞下管徐氏徐氏自明洪武己卯迄
崇禎癸未多由甲科登顯仕齒序不闕以故郡之稱望

族者先之獨以其一經第高等為易為書為詩為禮記而第闕其一曰春秋公父鄰首以春秋中萬厯壬午鄉試而公繼之自萬厯丙午舉春秋第一遂與其同母兄宗孺同以春秋成丙辰二甲進士而于是徐氏一門得備五經高第者自公父子兄弟始公嘗曰吾嘗為婿于陶文簡先生之門稍學為文而文已日進吾復安事吾微文也哉會中原用兵每出入劉覽或臨貺輒留心兵事特公成進士時值神廟以視朝日少竟輟館試僅改

公工部主事使荆權權未及竣而遽有湖南督學之命
以為公能為文湖之士大夫爭請之乃公之試湖一歲
一科未嘗啟客幕較文獨身攜僕日閱卷千百皆覓閱
試之明日榜甲乙無一失者其所甲士應舉多中式先
是湖北文盛每科得解額十七湖南雜徭獠獍荒略僅得
十三以為例至是湖南舉四十九人爰有謠曰龍德何
盛兮鳳德何衰其所謂鳳則以湖北學使者顧君名起
鳳也獨其初權荆蜀寇樊龍等殺撫據蜀江漢震動公

與楚撫日議戰守事甚具暨受命督學悉力文事顧中
心刺促嘗以武備為念故事學使者使車僅止義陵凡
義陵以南辰沅郴靖諸地皆就試率官師子弟行滕結
屬從無一按其地者公毅然請往或難之公曰豈有乘
使車而中稅者自桃源南入連山接嶺爭高競險顏垣
牽木間以叢篁初偃輦行至有挽輦不得前者步趾栽
通其榛梗冥接滕盤筍錯之間屢絕供應或勸公還不
許然公每度一關必徘徊相視詢其形勢及度辰龍關

徒行則盡得其要害其後勦臨藍大盜預知其險易廣
隘以是也乃公凡所至居人驚喜以為開國來無此事
者遠近爭來觀及試則惟辰郡與盧辰二溪能為文句
至澈沅則俚歌俚謠雜成之靖川與峒曩相半能通論
語一章者即舉茂才時辰苦黔難文士皆從繕應門公
拔其一二稍俊者蠲之且風之曰是朝廷之所以重士
者也士無地無才苟能讀書通經術則朝廷方舉而用
之亦何至趑趄叢篁間哉士人間其言皆感動且有嘆

息泣下者自長沙終衡通歷五千里凡八閱月而試成再試如之尋遷分巡湖南道參議會璫難大起公大收士時有策問數題侵璫為璫所銜因乞子終養凡十二年崇禎乙亥服未闋即起嶺北分守道服除拜命公乃增拓贛南五城以舊城庠隘寇屢陷遂增南安城高廣各二尺興國城高三尺拓安遠城七百餘丈龍南城八百二十六丈寧都七百五十九丈諸增高與興國城等圯者更築朝廷嘉其能已遷蘇松兵備道按察司副使

而虔民留之詔可于是三臺合舉尤異而大巡劉君復
特疏薦公邊才會郴桂賊起其渠劉新宇李荆楚等分
據牛矢蝦塘諸寨以數十萬賊累陷衡澧茶攸湘潭祁
陽之間凡四省壤接如吉袁韶樂寧永所在告警獨虔
以公在多戒備無犯既而圍長沙復攻衡州兩藩之封
于其地者呼救闕下上怒命兩廣江虔會楚合勦而檄
公監軍舊例監軍非分守任僚佐皆難之以諷公公不
許時沅撫陳君首請議撫公曰兵未動而遽議撫此寇

之所以窺我也夫先勦後撫行軍之常縱愛民不忍加
斬殺亦必厚集兵威摧堅陷險力足以死之而後得以
情生之苟不先用戰而謂驟可以撫者未之前聞沅撫
然其言遂斬桂守所誘賊酋冬保等若干人以徇公乃
陽言楚兵當勦我何為先之且暑不興師盍散馬俟秋
風生長嘶而前時六月二十一日天雨夜晦冥忽下令
鼓三入牛矢寨賊不虞兵至大潰焚其寨牛矢為桂陽
賊寨之冠聞牛矢破諸寨皆膽落先是文吏極輕武弁

公督學湖南為甲子科武闈總裁其策問痛言文武軒輊之弊武士皆感激及至虔首擢游擊將軍謝良志及叅將董大勝嘉其壯勇常引之後幕計治盜事間或脫所絀食刀以賜志良至是以志良為前軍大勝繼之志良遂自效乘勝連破數寨曰佃裏曰銅梁曰猴寨曰蝦塘擒賊雷天召蔣明宇等其帥劉新宇則脫走者三而後獲之遂以七月從臨武與楚兵合于是叅將大勝以偏師繼進其所破寨曰茶山曰香花嶺曰竹坳志良復

從木灣鵝王寨黃沙寺轉入并破二寨曰芹寨曰姜山
生擒渠帥劉紅鼻劉思榮等八月與粵兵合既又破高
寮紫寮二源并搜擅源山破寨一曰石門其餘走羅源
者願輸萬金犒軍中以求免勅不許會大勝自藍山還
道經羅源公指授方略破殲之大勝以數騎追獲李荆
楚于大板冲自六月至九月凡四閱月破寨三十八生
擒賊帥十有八人斬級萬餘撫而歸者無算公嘗謂虔
撫曰兵無分制分制則其勢扞格而不可行今合兵四

省統制惟一蓋必規畫定而進退不疑號令一而期會不爽儲峙專而飢渴不貳度撫然之遂悉以機務屬公使便宜行事故公得專意肆志以至于成捷聞初已遷公武昌道晉叅政至是上特召公至京賜對故事道臣無特召者召之自公始時嗣昌以起復執政兼本兵念公曾官楚冀相引重再拜執公手指所坐曰以此待公公初上應召薏疏譏時政與嗣昌忤至是見嗣昌墨衰經在坐連矚之愬言已十二年予終養事忼愾激切嗣

昌昭聘不知所對遽引退旋會朝房議邊務嗣昌議增兵內防公謂有進禦而無退守畫宮而守之是欲閑腑藏而棄榮衛也且未有增兵而兵可用者嗣昌怒次日公復上疏力言驅之室中不若拒之門外其利害難易相去甚具上御平臺詔公對初及守贛賑饑民事公曰饑民非可以槩賑也夫發帑則病官開糴則病民臣先示之以發帑之意且過稱廩庾豐裕兼可給糴使富戶之閉糴者爭減值出而後定規畫取問師之識饑戶者

別之約為三等於寡老病者賑力耕而餓者貸之不責
子能自全者平糴而于是全活者衆上素寡言時同對
三人皆無問獨問公全活幾何公曰以十萬計上色喜
及對他事畢退上猶顧左右咨嗟曰活人至十萬亦幾
矣時嗣昌在側遽曰度戶版幾何而動言十萬此罔上
也上嘿然久之然終嘉公能諭吏部遇督撫闕推用遂
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巡撫山東登萊東江等
處陞辭賜銀兩紵絲表裏遣中使四人扶肩輿出都觀

者榮之及至鎮歲飢題免積逋銀四萬七千兩捐本年
租增修昌邑濰縣諸城改築平度州為石城一如守贛
之五城者孔兵引朝鮮船至旅順鳴鼓告急公方治文
書展卷不輟密檄津門山海之為犄角者乃令標將余
國祚預貯火筒以焚其船至夜襲破之獲大銅礮三十
餘架東海之覬伺者自此頓息特慮流寇橫勢將阻漕
且臨德之間每邊兵闌入以妨轉輸意欲疏膠河故道
傍通海運既已親歷相視見有成畫疏入嗣昌銜夙怨

謂漕非公職嚴敕之初公撫鎮時屢以他事奪公俸至是奉嚴敕知事不可為自陳奉職無狀請告歸無何嗣昌以督師死衆望公起會兵部增設右侍郎備邊關制督之選廷推公為副以覘上意上見公名即報可疏辭不允甲申復首推公戶部尚書時倪文正司計力薦公可用故事官計無浙人者上特用文正今復用文正薦特旨兵部馬上催公入京至淮聞閩變慟哭草檄討賊劉忠端見公檄曰信矣遂詣浙撫黃君同舉義以應弘

光朝士英兼本兵公仍為副每同堂坐機事一決于士
英公不平求去且每在堂公正色危坐士英跼蹐不自
安遂分部事判兩堂命公督理駕庫漕運暨公諫罷朝
語侵士英且極言安寘四鎮不宜以廬鳳淮揚祖宗湯
沐重地遽予之擁兵自衛之人夫帶礪之盟俟有成績
即事在急遽爭先歆賞亦必策以自効使恢一城則予
以是城復一地即授以是地當前激勵未為不足乃兵
未即動而遽剗內地以畀之江南尺寸土可勝剗哉士

英惡其言諷臺臣劾公無可劾乃使御史何綸論公老
失拜舞儀勒致仕時公年六十有九矍鑠進止步履無
少悞者江東監國起公工部尚書及閩中僭號以武英
殿大學士兵部尚書起公遣公門下士閩撫吳君春枝
賫詔諭促公入閩不答杜門却埽者七年臨卒流涕曰
吾頗知兵事且官兵當國家需兵之時乃不得効死為
國家用

毛牲曰公既優文事又擅武備顧文事已驗之督學而

武備則在守贛時偶見之何也豈時實使然抑亦用之
有異與考公守贛日粵督張君鏡心雅重公每移書虔
撫王君之良以為此事非公獨任之不可後沅撫陳君
亦一切聽命于公故雖事屬四省而統馭聯絡如出一
人故一往有成功後四鎮之出人自為政即一同堂決
機者尚齟齬不合欲其命將出師制勝廟堂難矣予少
謁公于行間值公從江上軍還知事不可為忼慨累嘆
憂見容色予至今能記之公仲子仲山與予游以予知

公事屬予為傳第年譜稍闕而余君若水所撰公狀則旁及瑣屑反有為記註所不能備者嘗讀守虔紀略留虔紀實監勦隨記及召對記諸書知公規畫神敏不減文成而其後卒不得竟用以至于棄置而隨國以盡夫文章之不易見于世亦猶是矣

自記 此徐氏宗譜中傳文也史館所徵書早有其稿故禾中徐中允草公列傳即以此文為藍本特予為盜賊土司諸襍傳而公平柳桂諸賊因崇禎年少實錄且是時長編未備遂致缺然因記此以志餘憾

明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

公諱懋德崑山人七歲讀大學能通其意二十一歲中萬厯丙午舉人是時公氏陳天下爭誦陳維立文維立公字蓋公系河南新蔡遷吳而祖贈君者曾祔姑氏為陳云公嘗讀陽明傳習錄嘆曰道在是矣是故學日精而文亦日進己未成進士館選者欲邀公置館首公却之不與館試乃以第三甲除杭州推官立讞盜讞命清獄法刑平臺使者能公頌公所條定兵事關政鹽法驛

傳鑄錢救荒諸大政滿六年行取第一崑山相公同鄉
慕公名急欲致公門下處以吏部公拒不與通部已擬
公給事中遽改擢禮部主事時忠賢建祠京師本部堂
上官帥諸曹謁賀公中道歸三殿告成首忠賢功在京
官以次進級公獨揭吏部辭無功不受會使封光澤王
請行使畢還里榜其室曰不隨室崇禎改元忠賢誅復
補本部歷員外郎郎中出為江西按察司副使視學政
凡學所試稱得士于是極昌明陽明之學刻傳習錄于

白鹿洞標洞規八條纂真朱子錄以申朱王合一之旨
創書院禮請鄉大夫力學者主之日與諸生往復其中
著覽見臆測若干言大抵統良知合至誠要格物致知
而以知及仁守莊莅動禮為階程以發憤疑問深造自
得為功效次第自陽明以前周程以後兼綜條串而正
學昭焉既改嘉湖兵備進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副
使屠阿丑者湖盜也踞湖有年陝西道御史謝君疏丑
剽攻轉入叵測請設隘浙直界地增叅戎置兵而合浙

直諸廂軍勦之已經撫按覆奏而公曰賊可縛致必黷
兵擾民何耶且海寇劉香游船屢來萬一迫而與之合
勢無及矣密捕窩盜家貫其死散歸湖濱約曰有捕至
湖者第舍之假捕卒為估賣兒先後踵至屆期而烽生
丑義兒沈千斤者有驍名捕分趨賊營沈左右救力敗
遽趨沈沈大創丑奪氣遁捕卒散估者扼于隘互持陷
水澤中追者生擒之盜平督撫上公功廷臣皆薦公知
兵無何以艱歸時公已復姓民留之哭曰還我蔡公服

關補井陘道進左叅政甫三月而調寧前初寧前道闕員已除有人而遼撫方一藻特疏薦公公恥關寧總監高起潛之當會疏也疏辭曰寧前重地臣不諳兵事未敢任也夫知小而謀大者凶萬一試而不效臣不足惜如封疆何哉且臣與監撫有何生平而謬謂臣知兵不報公乃與家人訣曰吾不顧矣于是選間諜寬文法革濫冒備修軍政貸商錢以濟軍餉時祖將軍大壽鎮邊久士卒頗橫公交歡將軍嘗與語乘間蹙然曰將軍信

令行于時而反有不盡行于幕下士者將軍何嘗令幕
下得侵民哉今將軍愛民甚而幕下士反之某請為將
軍治違令者大壽大喜遽戢士卒而起潛以制府自大
公貽書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會典無考夫抵高下從
義起耳然而貴監稍傲則為凶德職稍卑則為詘節與
其執凶德而臨詘節何如職伸朝命之尊而貴監嘗受
親賢慕士之樂為兩相得哉起潛不能難當是時山東
河南北直隸名城失陷者不一公初守松山再禦寧遠

抵犄于開元定遼之間宵甲者六十餘日而八城以完
廷臣議松守功在文職應叙者一撫一道一判遂加撫
一藻兵部尚書加通判朱廷樞按察使僉事各廕而公
獨勿及反謂公清修弱質宜調腹用或曰閣部嗣昌以
公不附其款議故抑公以示意云先是詔以災書言事
公極言省過莫如改過而治平之要則在研大學明德
為內聖外王之學究之天心之復係皇上一心之通豈
有聖心朗若中天而朋黨不消災眚不弭制敵不勝之

理疏上上以為迂而執政多齟齬奉旨切責至是調濟南道濟南甫殘破公攝兩司使及三道事日撫創招流舉諸廢墜有泰安知州好斂知不免因公生日懷金帶入壽公提所束帶示曰吾十餘年一銅帶耳且此何地而能得此州大慚立解綬去却泰山香稅羨金如千修泰安城大寇李青山為亂公勦之平遂于次年遷山東按察使隨進河南右布政使公具文乞休而撫按以規避格不上適河南饑斗米三金人相食催科無所應而

闖賊流言降城免征民日夜望賊至公曰此非催科時也檄傳征抗疏自劾落職七級會山西巡撫員缺上特命公而召見于中左門賜膳問撫綏之要公初言山西與河南界河則先當防河然餉宜亟也臣所部兵已缺餉九月而災荒日告臣今往撫當先使窮民有食耳又言學無大小而為治之要必從大學提綱挈領而衆目畢舉又言臣今往撫願使民不為盜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良民以成一己之名上悅賜表裏銀兩壬午春

公至山西榜其門曰願聞已過求通民情于是興屯以足餉防河以禦寇建干城社以招來智勇之士復講學于三立祠大寇王冕等先後為亂平之

別錄作王綱及五臺交山諸寇

寧武鎮將許定國援河南兵叛而薊將任國奇等統譁兵盡入晉地公密授機宜且勦且撫亂為之定是年九月京師以邊警徵天下兵入援公已應徵而遽有拒防龍固之命按龍固三關居內禦外轄之保撫今敵入內地反居外禦內其間山勢綿長凡千五百里各設烽臺

扼關隘馳騁堵捍敵不敢近自十月設防至癸未五月
撤防凡七月以罷勞請告旨未即下而闖賊已陷河南
將渡河公禦之蒲澤不得渡乃西向潼關先是公防河
時止扼其界河南地若垣曲若平陸若芮城僅南河數
百里耳至是秦督孫公傳庭以十萬精兵守關天連雨
士饑弓矢不張而朝議督戰甚急一戰而潰三秦皆陷
于是河西之界秦者南自芮蒲北迄保德延袤二千餘
里所在可渡且河冰通馬車賊初渡大慶繼渡風陵公

兩以奇計擊敗之賊稍却會高傑統潰兵入汾州攻剽
公甫調戢而賊西破榆林岢嵐告警公急上疏以為賊
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一往無堅城也自今以往請分
發禁旅并調真保大營諸兵合之晉衆背關一戰尚可
有為否則畿輔以西恐成破竹之勢矣不報初公在平
陽留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至是太原警宗友馳羽
書促公歸保而晉王亦請救備至使者相望于道公不
得已分所部三千人以千人自隨而留二千人守汾州

平陽平陽大懼相驚以寇至道將以下皆棄城走既而賊不至恐得罪乃反迎賊渡而平陽陷公先遣部將馳救復自為後應將行而晉王及官吏士民數萬人遮留馬前不得行嘆曰賊之得至此天也乃為城守太原計而宗友先促公歸已巡他邑去既而聞變思委罪于公以自解免反劾公不守河而自歸太原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而以閤臣李建泰督師援太原皆不前先是公在寧前拔裨將應時盛于衆中忠壯能折衝

至是時盛以副總兵領中軍事與材官段可達皆隨公
因諷公當循例出境候代而公辭之曰吾死封疆耳且
此時何時而藉口解任以圖自便縱令代者至吾猶將
共死于此君言誤矣率衆哭誓于關忠義之廟甲申正
月晦自成聞降者交誦公乃遣使持牌招公公立碎其
牌斬使竿于堞樓自成怒悉其衆五十萬薄城下公豫
瘞大礮城下賊營燒夜發延火中藥殲賊數千人益大
怒肉薄之時賊營蔽扉矢石不入公命部將惠光祚縋

死士擊扉投之濠而南廂報陷中軍時盛力射之不退

賊遽冒扉鑿甕下公命材官可達用火揭其蓋發萬人

敵直甕口絕燿凡發四十有一殲賊千餘而東南角樓

所貯火藥器忽自裂樓為之燬

一稱叛將張雄先伏人焚樓火藥

次日

風霾作拔木發屋晝晦守陴者不能立公預草遺疏藏

衣間而中軍時盛者馳歸手刃其妾并幼子持矛登敵

適新南門守者與賊通每白事輒皆前向方議調他門

未及調而賊已入公北向再拜授遺疏于贊畫知縣賈

士璋曰臣力盡矣願間道奏天子引佩刀自裁而諸將奪公刀擁馬西行欲劫公出走公叱不可遽下馬徒行入三立祠時時盛持矛卷戰赤突手殺數十人尋遇公于炭市乃同材官可達已先公馬斫出城回顧不見公復斫而入從公入祠下公從容拜先賢自解袍帶縊祠之東梁身輕不即死時盛脫鐵甲覆公肩氣絕時盛亦拜公東向絞以弓弦一時從者十餘人皆自殺自成購公尸離其首棄之海子可達廉得之斂瘞于新南門外

東崗私題曰雲怡公壠雲怡者公別字云福王時以禮部尚書顧錫疇請表賜謚忠襄予葬祭建祠而祔以時盛會柄臣士英修怨錫疇而媚士英者并劾公失守且有指公未死者以故下卹典而贈廕不行初公還太原寧武鎮將軍周遇吉者公所薦士也貽以書曰公忠義性成吾與公同心破賊豈顧問哉萬一不然即賊得渡河願與公約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吾死守太原以障其東兩地牽掣則畿輔得延以俟援集此睢陽之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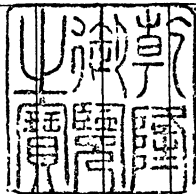
至是公死賊從保德渡者圍寧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吉
貫甲運槊躍馬入堅陣手殺賊豪百餘人掛矢滿甲大
創而死其妻蒙古人也綏寇紀略作劉氏帥蒼頭百人先縱火
焚其居而跨馬挽弓衝斥亭桓間自辰迄未所殺傷過
千人矢盡赴火死蒼頭無一降者

毛姓曰予讀三事錄嘆材官王永魁等能同時自殺而
太原民數十萬既從公死尚有遺民傳從高等尋哭公
屍于殭屍漫野之際非公之忠誠素決于心何以有此

然則感奮奮成仁不止門生故將也公全晉拒守已經二年向使公在平陽則賊不必渡賊不渡則太原不必陷公一去就而全晉之存亡係焉顧公事如此而國是未清猶有格贈卹而快私怨者公仲子方炳所由狀公實而授予述之如此夫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公獨講學而蘊之平日授命致身肇于愛敬知之良將與文成比烈矣

吳梅村曰賊以三道渡河下流由蒲坂趨平陽中道由延綏趨汾晉上流由樓煩趨寧武既破延綏則不

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去平陽為公咎與



西河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

七十九
八十

詳校官編修_臣曹城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_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_臣仲耀淞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七十九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七

沈七傳

沈七名禹錫字子先邑人居崇儒里其先七世連舉于鄉七生而好奇期大用崇禎己卯補諸生既乃棄舉子業讀書著詩古文辭當是時浙上軍大起永興以東晝

溝土為壘自酉逮戌七嘗為相視其間卒厭其抵牾私念負才不得用當或有所為而視諸所為不道又不善用奇計棄不復顧讀書漁林間鍵門遍讀十三經諸子暨兵符陰陽家書以逮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合萬餘卷城南蔡五十仲光城東毛甡市東橋包二先生與七為四友時七念甡甡避近漁林七得之持而哭而蔡五十一避芝塘相去五十里即欲取道往芝塘中道而雨隱麻中七搥甡手拊其首長嘆曰古有云頭鮮惡骨而予也骼骼然者而不知其瘦也既

而鄉中不可居復居崇儒里益悉力讀書畢發生平所
好書聚一樓嘗讀二十一史以板枯不能復購他本乃
手畫其板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衰而七不以為苦
以為常既而嘔血旋愈旋嘔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
以為七困厄不平不得已讀書是必血逆妄上行也無
大故既復嘔血如粒米復愈復嘔壅血塊而軟不可卒
破遇錢塘醫者曰嗟乎是病鬱也治期月當愈七素恃
己精力無敗理遂傾信之喜過望數服益信之遂至敗

然是時醫者十數輩皆殊其候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
凡五年以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哭曰
兒將死耶七以右手拊左手審視尺寸曰不死也時年
二十七七貌瘠薄兩手盛夏不煖性穎口好為微辭尤
喜觀劇八歲作文鄉里奇其才多稱之後每一文出必
傳誦鄉里而七故秘之不以示及病甚或詢所著書大
怒以為預已死也及死而愛之者以為七負才不得用
用抑鬱死憐其才將輯其為文刻傳於世而其母又哭

不示曰其遺意也乃刻其寄友詩若干首因憶七病時作雜詩遣其僕寄予時來蕃在坐共詠之蕃愀然云沈七數詩皆哀絕似非生人時間之不以為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錢塘推七命當死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嫌畏既歸為變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嘆曰嗟乎人生有命胡為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

楊孝子傳

嘗讀典例無有以刲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刲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母事狀如為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于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啓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廁踰嘗其糞甘號于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

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為也世
已無鍼石燠灼豈湯醴亦告絕者闔戶剖左臂以其肉
襟後汁渡之三渡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赤渾以
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
上海令任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
重我以迂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迂德越典例再拜
固辭固強之不受乃為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
河為之傳西河氏曰子兩過上海未得訪所為孝子者

而見之也予友丁明府曾與之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于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蹶躅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祕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耄而瞶以為不療即療必不能康彊如平日乃既愈又健皆貽瞞不知所為丁明府曰孝子將刲臂夾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甚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

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臂肉鉅雜後獲之揚其膏令
竭屢獲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
已別有襍贈詩文卷附傳後

曹太常卿別傳

山陰曹君太常卿與予內從祖南京五城兵馬指揮陳
君為姻交陳君為之傳傳者置也謂其行事可傳置也
則傳置可已且曹君舊有聲其號秋水名惟才人能稱
之其以第一人舉于鄉成進士仕泉州司理歷兵禮二

垣給諫進太常卿人皆能指之其仁于先和于閭門勤
于供官而竭蹶于國家多故間也人又能數之道之然
則何傳乎傳其軼事君之初仕時以泉州司理攝漳州
也漳故多寇而君以泉州理來咸望君且郡闕兵備寇
之將至嘗佔守未備以乘其隙君出廳事間服鄙袒衣
偃仰四顧而命課夫漳之儒生儒生雖強起應之然竊
笑且有怪之者乃益復召他郡他郡亦應之當是之時
大宗伯黃公道周適鄉居講學芝山君復服鄙袒覆以

深衣導隸詣講所摩諸儒生進其廡而環坐以聽既復往著榕壇問業黃公深許之且贈言曰文治之有華實猶黍稷之有馨香也豐儉不同享祀不可失也其重如此于是此漳之人怪之者咸更起而笑之曰此翁儒者也各棄去及其久始無笑者而寇竟以是惴惴不前及其去漳州而返泉州也君本理泉州泉州于是復有寇居民相驚議事者謂泉州閩衝也非司理君不可于是檄司理趣命駕返泉州或進曰司理君儒者講芝山者

也恐不足當寇或乃因而阻之且竊言曰天下事豈得
數數倖矣君返日坐廳事按簿書若無知者悉禁諸譁
言陰為扞振而寇且登岸有來探者故疎其坊音防令之
入入城晏如故窺廳事簿書刪隸如故乃曰唏此易與
耳于是賊稍縱漸因居民之為內應者散伏焉將乘隙
而舉以入君乃令黠者陰伺之已得其處閱日令假為
賊藏甲所忽召諸坊民及偵者曰甲所應有賊也皆相
顧愕偵之返曰然又令藏乙所復曰乙所賊當獲衆皆

笑頃之則捷而獲者立庭下于是皆相視不知所為以
為司理君儒者言事且中而君次日急召諸衆曰賊今
日當敗可擒矣盍與我出城則衆皆伏地曰諾如公言
夜半薄賊營縛其渠泉州平則凡閩海間知與不知以
為司理君儒者講芝山者也能縛賊預識善敗儼若鬼
神者若有物依之能預人禍福事者而于是咸服之曰
司理君神

齊于生曰君嘗自言曰擾人者將以定人之擾也而擾

之是擾者也官人者我將有以官之而使人官我則不
官也故其為官如所言嘗憶黃公游會稽與郡司理華
亭陳公多道君事君為諫官值國亂及其後始以太常
卿治軍閩故多海寇在漳與泉州尤甚人無敢任其地
者是故嘗乏員而君之仕閩最久君嘗曰寇漳者劉香
寇泉州者林瓚元也更有僧不得其名字

徵士包二先生傳

蕭山包二先生名秉德字飲和別字即山與同邑崇儒

里沈七禹錫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里毛姓為四友
沈七長于姓而少包二先生一十五歲每高會包二先
生坐上坐口喆喆體慙而目卑已欲言忸怩人以言及
之亦忸怩而沈七坐將末摘擲號笑四顧無坐人者曾
與包二先生作酒賦沈七四顧談不即屬詞已而持几
出從容扶几伸白而吮黑自恃讀書萬餘卷當必無或
過而包二先生向隅坐小息私納紙入博袖沈七不疑
其遽成也笑探之先生乃大慚已而探益急不得避掣

紙尾出誦之音詞琅然沈七驟輟筆捲白而去次日又賭作琴賦先生小息成不加點綴七故以捷勝既已屬詞然惡其速成也又去由是邑之推古學者必推包二先生焉戊子沈七死又四年壬辰包二先生死死時其尊大人猶在也先生面中赤勉起扶伏于簣叩頭若有言者卒無所言竟死先生系出楚申包氏世居安陸其後有仕宋尚書虞部員外郎者遷合肥生孝肅公為宋天章閣待制龍圖直學士子纘早死得出媵生子緹贖

以為嗣凡七傳有台州醫學教授次子榮從兄宦游遷
于蕭其時有兄弟五人俱仕顯稱五桂包家其一名大
中住包家衡則先生之宗也先生補諸生第一崇禎末
棄去徵為郎贊江上軍復不應授書里閭間年既長與
弟秉衡各娶婦產子女身無私錢比歲懷授書金跪其
尊大人慙獻之獨甲歲跪報然不起良久曰兒子中擅
取數緡矣頃之周甲貧也又乙歲復然易書也其謹如
此先生與沈七俱好讀書而七以遘病作輟先生獨坐

讀有常候比讀必過丙夜嘗授書友人宅其宅高樓當
城隅販傭僦焉每丁夜渡江其婦睡醒聽先生度紙聲
并竹中鷓鴣輒曰鷓鴣未呼包二先生尚拽書起徐徐而七
當病時夜寢勿讀也後販婦聞先生死出涕先生所著
詩十卷賦一卷讀史詩二卷倣西涯樂府體也襍文二
卷襍志五卷襍輯古今名物事理別為一家言名蟲戈
編三十卷其酒賦與琴賦集不載先生謚淳博

毛牲曰予與先生為四友時邑之稱最博學者無過蔡

五十一仲光沈七思勝之故日夕讀書過萬餘卷惜已死然且兩人者皆自謂不如先生然則先生之學何如也自昔十室相許必將成名予四友者當衰時相結嚮榮而枯而先生與沈七更相繼以死悲哉先生之尊大人與其弟各以其傳誌屬牲以牲為先生友也嗚呼先生曾為詩定交效國風體詩曰香草曰桑扈曰松與柏伍各四章一自勗一勵友也予向思和之而未就也予至今慚之

家義門彥恭公傳

義門毛彥恭浙江遂安人也本名文煥以字行祖希成
好行義篤于倫敘誠子姓勿析產傳至彥恭族愈蕃計
男女二百餘口恐不能繼乃創立同居家規雞三號男
女齊起問安于家長各就東西舍操作漏一下罷去自
冠姻瘞祀以迄衣被饋食之細分甘均茶釐毫必悉中
外罄歛不敢忤且復建義倉以周閭里凡遠方來學者
延師儒以董教之而給之以薪膏之資兄弟五人共營

一瘞地中穿其壙使達氣不隔而別瘞妯娒于山之樛
曰吾欲使百年後吾兄弟魂魄猶相依也嘉靖十三年
十月太保禮部尚書夏言請于朝詔旌曰六世同居義
門給官銀三十兩建棹楔優免丁田雜差如例嘗入夜
見東西舍操作燈火煜煜如舉子號屋譁笑之聲不達
戶外歲時男女候家長從東西舍褰帘出男女各覲其婦
不甚辨驟見恧縮以平日無書面故也其家規之肅有
如是者

太史氏曰子與祥符令會侯為兄弟行會侯每言其先人吏部公為義門曾孫與其子司訓次子文學並以孝稱子心儀久之暨予入史館草義門傳然後知孝義蓋有本也義門後頗大而大以此

尼演傳

平陽翟輝商銅于江寧女殊色浙軍正藍旗強委之禽女初不從既來旗則辮髮革胝二月十九日隨衆女騎至上天竺控驔行前道驚盡回面騎週呵之中一女騎

朗言曰本欲朝奶奶

北人稱觀音曰奶奶

而生奶奶從道中行寧

無觀乎既而孀居旗爭奪之女自到再聽髡為尼遂名
道演天童志公以國師乘傳衛使貴人掌導者止吳山
觀尼將叅公步經花市一市皆驚漸有攔觀尼前者尼
怒遽返既又叅靈隱禮公于郭童園公曰是未可與言
也逮前作色曰從誰來耶曰身獨來曰身與和尚有何
親而令獨來尼不能答羞之紅界于面公喝曰狐情尚
不減何用叅為尼噉臂鍵戶嘗有盜入尼室驚其豔屏

息伺大士座傍見尼入靜將易衣蔑火復搆火掬鉢水
塗掌咒炷蓮片投體大士前登床結跏儼若大士者香
氣葉葉繞上下夜分盜熟視悔之直前叩頭曰姑姑佛
也吾見佛從此懺盜矣昔年尼忽曰早知如此靈隱禮
公深然之將予之衣不受無疾卒西河氏曰邑有蔡氏
女許山陰余氏而未歸也余死女為尼于余山陰張南
士曰有姑許邑王氏者亦未歸王也王死喪之亦為尼
惜哉其為尼也雖然若尼演者則又幸為尼者與不然

奪之矣張名族與蔡有戚蔡大父萬里為刑官余從父
煌死國難有名近異教有女子髡髮不嫁者郡有某某
氏此則悖理蔑倫之甚者予懼得與二女事且為例也
距二女事十餘歲然後有此教近歲中

璜曰蔡氏尼即
蔡貞女也西河

別有詩見
五律卷

陳老蓮別傳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
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傅

染時錢塘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婁儒畫婁儒藉蓮畫給空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

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

急令畫不畫及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
彙所為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
之趣矣朝鮮元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運畫重
其直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甬東素鵬貧為洋舡典
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貼日本主主大喜重予
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
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嗛嗛何
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

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為文言之今夫
為文者非持論即撫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
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
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
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
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渾渾容容周秦之文也勾
綽捉勒隨境暫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
後陵轢矜軼搏裂頓斫作氣滿前八家也故畫有入神

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
以負此嘆也其論如此運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
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
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細公麟
七佛法衛協烏瑟摩法范瓊諸天羅漢菩薩神虺鬼覩
法張驃騎道經變相法公麟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
周長史昉嬰法勾龍爽倭墮結法長史髻鬢長史衣帶
盤薄法吳生金壁宮臺林泉湍峙長陂豐卉法大小李

將軍雲山法浩水法董羽溜水法河陽郭熙几幃尊首
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馬承旨
小馬法承旨之子竹石窠木法趙大年鈎勒竹法劉涇
墨竹管仲姬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
鳥睛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蜂蟬蛺蝶螭螭螭螭
法宣和亦襍法崔徐黃父子鸛鵲鳩女法閻助教士安
雀法雀兒黃蓮法於蓮於青年以蓮稱蒲嬴法母延之

湖中二客傳

饒估彭萬年禱吳城之張令公祠夜夢令公授之坐詢
曰剽人財而室人室何等律乎答曰斬耳頃贏一人反
接至使畫字萬年畫斬字于背及獻級則其伴鄒三也
先是萬年與三伴分舟而行萬年避風檣蠡左三舟渡
湖是夜盜劫兩舟去一三一黃壽三與壽俱被殺而壽
舟有吳人秀才趙瑩者匿壽子并婢載他舟行蓋壽者
襄陽估也萬年寤驚覓三舟湖口知三已死哭之遂斂
三木挈三家人置後舟偕之維揚暨回舟而飲三婦于

艚詢曰夫人非三妻而得隨三何也婦愕失箸既而視僕萬年令三僕避後婦流涕曰妾建昌追工妻也夫積工值攜妾歸附三後舟夫病而三據妾身并值有之夫棺在板子之沙家遺老姑存亡不足知君何得詢及之乎萬年曰吾唯稔其情以有此詢也雖然亦思歸乎曰思之萬年遂呼三僕語割贏財千金半與三家人而以其半給婦歸建昌使養姑焉方三舟之渡湖也三聞壽舟絃靴聲及窺之則有婢福妮善彈別名瑟瑟因與之

聯舟暨被盜而秀才趙瑩者傭算者也藩估購妓樂豔
婢容髮競叩值以購既筮日有成說婢急謀瑩瑩亦為
婢計顧自視無橐中金而前後舟悉秦越無可主者乃
懷刺謁九江守告之守謝藩估去牒瑩押婢并其子與
家人等還歸襄陽瑩乃為歌令婢彈名瑟瑟彈句諸故
人之有財者詞曰大堤估兮襄陽商風吹鐵鹿兮渡潯
陽何人劫公兮身首以戲遺末婢兮蘆之傍低無枓桮
兮高無檣夕不藉絮兮晝不咽稗與糠孤兒無恃兮惟

末婢之將將歸洞庭兮還故鄉洪濤洶洶兮青天茫茫
願假羽翼兮朝且翔一彈再鼓兮心恨恨齊于生曰瑩
以匿婢故曾見予舟次且不疑予為無財謀資婢歸蓋
其人長者也

西河有瑟瑟
詩見排律卷

江右王猷定嘗言觀察宋公

能道張令公見夢事其人為士人非彭姓今覈之則萬
年者實跡也宣事偶相類抑亦傳聞之訛與夫天下衣
冠方幅藉藉稱士人而錙銖成市所爭豪釐生死頓易
其為萬年所不潔者則亦何限萬年雖估乎估而士人

行即士人矣張令公者或曰唐真源令張巡也其祀湖
所始則無可按者

桑山人傳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閭
部督師楊公不用既而為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
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

王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
嵩陽曹道士游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

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啗者能言
許州小男為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
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
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游衡陽不返云

何顛傳

何顛非顛也有顛名為人潔居冬夏衣絺衣裂緯蓑蓑
顧自以為妍好人佯唾其裾則急搗之嘗搗衣日影中
颺塵揚揚搗勿得已每踰柵攝前後衣左足預著柵中

履危杙然以右躍之跣如也旦起齷水濱引手左右捉
水賊躍若捕泗蟲然後激灑其首項以面雷馬越食頃
攫懷中幘澣之引著頂去小復至如之則又復至冰雪
不間日食斗黍酒百餅然不必得也夜不就枕與人言
輒了了予與顛遇來氏其中表也揖讓進退如常人或
曰其曾大父為明世宗朝南京工部尚書其大父鼇為
刑部尚書其父以垢廁摩檓累日死溷中

予先生曰是畸志者也屈平不潔其族人日三濯纓顛

近之柳宗元傳李赤至曰以世為溷以溷為帝君清都
唯世渾濁若溷者則唯處溷中然後潔清之極致也前
人外記多寓言予目徵之言之實故語特猥瑣世或以
何氏父子相繼顛焉何哉

西河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八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八

列朝備傳

凡屬史館所分題而與史文有異同者謂之備傳

吳寧

吳寧字永清歙人年十二補府學生永樂十八年以春秋中應天鄉試宣德五年成進士上御奉天門親發策問退

而御武英謂從臣曰朕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能抗言者
賦策士歌示讀卷官讀卷官勉奮爭先摩索得稱旨三人
一廖莊一劉實其一寧也時寧尚年少越五年始授行在兵部
武庫司主事會正統改元陝西涼州鎮臣以西番回回特呼諸族
薦居內地徙實兩浙海上寧憐其貧奏給以月饟大者月四
斗小半之因著為令已進職方郎充副使持節冊封楚府通
山王暨妃周氏却餽餉還部言于尚書鄺埜曰北部衛拉特額
林意叵測京衛兵單殘猝有豕突何以為禦宜留山東河南二

都司暨江北直隸衛所僉運官軍隸五衛操練以備非常而以前所調湖廣南京征楚川凱歸之兵使撥充輓輸去楚然之奏行其言十三年福建沙尤賊大起命都督劉聚為總兵官而敕寧同豐城侯李賢簡南京驍騎實軍伍寧閱尺籍盡發諸權勢所隱占者人人賈勇往賊平會明年也先破獨石犯龍門洗馬諸城至秋大舉上親征鄺埜扈駕行留寧佐侍郎于謙理部事寧招募報効人王敬等五千名分撥留守五衛附之操練仍督

向所留隸京營者授以兵仗使并力防禦已土木失利
寧慮犯畿甸急陳備邊十事於謙奏留山東更成都指
揮衛穎等請遣廷臣分巡江南北選募鄉壯及巡漕未
回官軍持械登城而檄河南實操官舍軍餘暨海防兵
悉赴京演操鞍馬鉞盾不給者敕禮兵工三部廉取民
間所畜侍償之直九門要地守以孫鏜雷通等營諸軍
郭外而徙郭外民入內凡通州倉糧及諸厰馬芻給軍
自運取有不盡則焚之母令飽敵赦諸將之才勇而繫

譴者如楊洪等謙次第舉行遂進謙兵部尚書而以寧
為右侍郎佐謙掌樞務皇弟景皇帝即位也先復入謙
出戰却敵于德勝門外擢項文曜為右侍郎而以寧掌
部事寧奏雁門為西邊咽喉所設關隘數十處俱通人
馬乞敕都督孫安等增陴濬湟堙墻闕而令指揮石彪
孔明于代州伏衆為援兵值福浙鄧茂七葉宗留廣之
黃蕭養及貴州苗獠所在蠱發皆屬寧居中調度命將
征討也先挾上皇從紫荆關抵都城景皇帝遣寧出城

與謙及諸將計議還及德勝門敵驟至門扃未啓敵充
斥滿前居民悉奔潰塞路而寧大坐霖雨中指揮顧盼
意氣閑雅敵疑寧有備不敢近寧乃復入時畿南民多
南徙大臣有請詔天下勤王兵者寧獨不可謂如此則
人心愈駭事愈不可為莫若露布告官軍得勝通示海
內庶安天下心至敵之得勝而驕驕必敗無容慮也已
敵遁解嚴寧乃出慰勞嚴緝京師無屬子弟得乘間者
且責山東河南諸撫臣使益餒餒而發帑賑被寇諸隘

遠近以安明年景泰改元寧力主迎復不合乞骸骨優
詔許之及上皇狩回寧乃曰微臣心事畢矣杜門却賓
客絕口不更談土木事其後謙羅禍而寧不及于難寧
素饒水鑑初在兵部時謙與寧厚嘗囑寧為女覓壻久
之以兵家兒報謙從之間者駭愕及謙赴西市親屬賓
客各烏獸散獨兵兒冒死收葬當時所稱錦衣千戶朱
驥者也其先鑒如此

張瑄

張瑄應天江浦人也字廷璽少貧喪母受書于姊氏李侃之妻稍長即受書于侃正統七年乃與侃同登進士由部屬出知吉安府吉安俗尚巫刻木像神丹漆而冠衣之聚衆送迎導以橫簫瑄途遇大怒叱收像投水中而寘首事者于法無何瑄構重疾衆哀泣請曰此神祟也禱可免瑄復大怒不許既而疾愈會大飢瑄申白不報遽發廩賑乃建祠祀忠節葺文廟修築府解治橋梁道路以救飢者吏部考第一陞廣東右布政使時廣西

流賊越境寇屬縣連山垣督官軍擒殺賊首莫文章等
遂築城堡大治兵凡陽江縣賊周公轉新興縣賊鄧李
保等歲久不勦者悉勦之時兩出師征大藤蠻給綵段
銀牌以旌軍功垣累受綵段十一疋銀牌十四面特賜
瑄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銀錠寶鈔無算乃造預備倉
六十二處修理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六十二處增築廣
州新會等府縣城垣一十二處民賴以安成化四年轉
左布政使明年以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千餘呼譟走鎮

巡白請題留詔許之至八年始奉敕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初瑄所屬州縣多無宿糧瑄命各建倉勸民出羨粟貯之以備荒政浚海官軍因事裁減支俸三十餘年而遲久為例貧無以生瑄為盡復之閩安鎮出海口二港元時用鐵纜橫截港口而其後遂廢也瑄命所司造鐵纜三每纜長百餘丈兩岸樹鐵杙維持之中駕二十筏小港如制而纜差縮于大港由是海寇遠跡不敢近至山賊久遁如林壽六魏懷三等皆以計擒

之而福安壽寧諸縣地隣江浙多竄聚者瑄捕其賊首
葉旺葉春餘盡散去朝廷以為能降敕褒之乃劾去鎮
守太監金勝之暴橫不可制者未幾遷河南巡撫首薦
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改置河南饒倉于彰德水次
會汴梁飢設法發官廩賑粥于城四門外及各鄉寺觀
出官庫衣布查關廂空屋土窯可投止者流民存活者
不啻萬數十四年改南京刑部左侍郎以刑獄繁重不
得法添廣東司主事一員而親決諸要囚旬日即遍問

擬皆如律毋枉十八年進本部尚書二十三年年七十有一遂致仕瑄知吉安時巡撫都察院韓雍威望烜赫屬官皆望塵羅拜瑄不少訕然雍甚敬之暨瑄為布政廣東地方多盜瑄等皆戴罪殺賊而雍復受命提督軍務瑄事之甚謹人以為瑄禮貌訕伸皆有權度獨其師事李侃終身不改侃官至都察院僉都御史

潘蕃

潘蕃初姓鍾字廷芳嘉興崇德縣人從父京師占籍留

守前衛中順天鄉試已而登成化二年進士復姓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山西沁源王與知州金澤互訐久不得解蕃往治之核知王左右李成撥置直坐成死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攫金蠻部而指揮盧安輩復調附之幾啓邊釁蕃往正盧安輩法并請治能聞者壯之已而出知安慶要路者不便改鄖陽時鄖陽初開與陝洛壤接流民多歸者蕃盡撫之土著成府會四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軍務因上五議請擇守備免徵

解折鹽課理屯政嚴禮法常單車行視松茂邊人畏服
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以千計仍戒守將月出行邊諸
凡捍禦撫輯積五歲而朝廷無西顧憂乃轉南京刑部
右侍郎無幾改南京兵部又無幾陞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故嶺外尊鎮撫臣威重自韓雍開府後莅其地者率
建牙吹角列戟擁纛軍門沈沈然被組練而夾甲帳者
幾萬人其戈矛子弟執綺相錯起居護尊者無算蕃量
留數人僅給麾下使令向相公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

諸將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撥有以密封白事者
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即大將不敢喘
息方面官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會黎
寇符南蛇等肆禍海內聚眾號數萬蕃前已授方略至
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酋磔于市於是論功進
左都御史而思恩知府岑濬與思州知府岑猛以叔侄
為土官爭地相讐殺濬攻陷思州猛窮走軍門乞援蕃
諭濬罷兵濬不從且據地反蕃會奏請討密計其所居

道里遠近險易調集兩廣官軍及土目諸兵分六哨以進濬大窟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而豐湖十三徭寇及惠州古三仔唐大髻等憑恃獷戾阻兵肆亂蕃督率部兵左右掩擊殲古唐二渠而餘黨盡散凡五年間計前後斬獲共一萬三千有奇且節縮驛傳省冗費不貲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請改思州設流官陞河池縣為州而割歸德州使隸之南寧以控制海徼嶺表大治值正德改元蕃與中官忤乞去不許召拜為刑部尚書而瑾

復憾蕃蕃再乞去于是命乘傳歸里初岑濬既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而岑猛失守府治則宜降同知時尚書劉大夏議獨相左乃奏徙猛平海衛降千戶而思州亦從改革及蕃去而猛不行據思州叛瑾遂用此為蕃罪逮蕃及大夏下獄將論死姑從減末戌甘肅瑾誅詔復官歸里凡六年卒卒之日屬其子曰吾貧不能喪衣裁被體庠其封母先為葬期吾不拘陰陽以下趣避晴日無雨漏下窻可也其子收涕從之至嘉靖十八年用

御史傅鳳翔請乃賜祭葬于石門鄉先是蕃從兩廣軍門陞尚書歸無宅稅他人宅居而隘每與鄉人飲必露坐花下醉任所之時有詩曰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蕃得詩笑及被逮鄉人同游者皆相送蕃械繫拱手就道觀者流涕

論曰名臣惟清節與經濟不能相兼故汾陽歲入不下二十餘萬而張氏無名錢遍滿都內然皆不以此損望

蕃獨著績南服赫赫都府而至不能治其居與其葬此何為者也古尚書多田不入政府而蕃反從此去官雖宵小實為之然亦足以覘世變也夫

吳洪 子山附

吳洪字禹疇吳江人也年十二為生員同學有訐教官于學御史者洪曰師可畔耶不署名成化十一年中式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貴州按察司副使舊例南部無遷副使者遷之自洪始未幾改廣東

巡視海道革海舶貢獻例人德之尋陞福建按察使將
行海防將軍以犀珠走間道餽洪謝之其人曰公將行
之官而顧餽此其無所干亦明矣夫區區之心凡以為
有不忘于公者在也且行者餽贐古今通情是亦何損
于公名而必却之洪曰君不知洪耶雖百珍珠何益徒
利之耳苟知洪則何必是卒不受去洪在福建多善政
提刑有法會建寧延平漳民飢輒便宜發粟賑之而汀
漳軍餉缺急取征商之羨賑汀漳軍既而遷太僕寺卿

進工部右侍郎入視部事逆瑾誣尚書劉大夏罪下大臣議洪頗非之時部長缺資望已及洪瑾故勿與出為南京刑部尚書寧河王鄧愈之後兄弟爭所賜田宅詔南京三法司覈之其兄倚瑾求勝洪不報瑾怒勒令致仕嘉靖改元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卒贈太子太保子山次子巖同登正德三年進士而巖以參政先洪卒少子崑登嘉靖十七年進士最名

山字靜之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諫武宗

南巡踈五日擢山東副使四遷而陞都御史巡撫河南
初河南運額兌在小灘久之民勿便正德初移之臨清
民又勿便乃移兌回隆而運官受臨清重賂呈御史奏
勘山堅持之成化間親王居河南者纔五府已而漸盛
自郡王將軍而下幾數千人歲入不足以需常祿山請
以歲運之贏補所不給時伊王素庸懦官監保金等肆
虐不法而王反怵之山疏正保金罪使王自新臨漳王
府將軍祐掠者招納亡命奸法軌時侵掠民間即祐掠

至無不惴惴恐罷市肆閉戶竄匿前後諸撫臣至莫敢
問山疏免為庶人于是宵小被劾者爭遁之京邸構山
短左遷山浙江參議已復轉參政進南府丞仍以僉都
御史巡撫四川再遷至刑部侍郎進尚書會胡國公郭
勛矯虔播誦諫官上其罪下議議首鼠山憤然曰人臣
有直節無遂垢以勛之惡即令驟誅之猶以為後而尚
昏咋舌叉手雷同豈稱法吏意哉乃陳其不軌論棄市
黨附者有等獄上久不報泊秋當報因而勛竟瘐死獄

中帝怒詔山去山聞命即行道卒初山使山東時有塞
井復漂民為謠曰彼泥者泉弗浚而復錫我則福及為
福建按察使吏民懷之以其父洪嘗居是官也為之語
曰鳳之棲兮其雛來儀民具是依蓋既歌其惠又美其
世濟云

論曰明時父子官尚書者不過一二十家然第世其官
耳至于世其德則十不得一二焉洪在官多治行而山
能繼之觀其父子去官時皦皦前後宛如一轍史稱身

斃而名立又云鸞凰代匿而弗傷其彩洪山則有之矣

白昂 子圻附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為南京刑科給事中劾戶部尚書張鳳不法自南京械至京詔獄人以為能既而歷應天府丞陞南京大理寺少卿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管操江仍巡捕松江盜賊勦巨寇劉通受其降衆于太倉學宮進本院右副都御史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鳳陽皇陵白塔壽春墳圯與平江伯陳銳治

之會東南歲歉興大役初賦工者計費若干萬期以七年竣事至是二年竣省初計費之半且以贏錢賑恤災民民反獲濟遂以弘治三年改戶部左侍郎河決金龍口漕運多沮昂奉敕往治初至河南從上游相度水勢慮水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潁川經塗山合淮水入海於是修汴堤令高廣如一樹以萬柳乃命郎中婁性于宿州濬古睢河入運道命主事謝

緝築蕭縣徐集等口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
堤自東牟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
黃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則水羸縮以時開闔由是
河竟不為害而漕運以濟當是時高郵之甓社湖震蕩
覆舟有知州毛實者請開復湖于東岸以避其患昂時
正治河于倥偬間立令開渠五十里名曰康濟雖衆爭
之不少動其彊果如此乃以署掌院事進右都御史陞
刑部尚書歷加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太保謚康敏昂性

尚圓通而遇事機警然尤長治水知州毛實亦以善治水為昂所知實餘姚人成化進士嘗補知霸州以霸為九河之交舊多水患乃自黃岱口至清河口共築堤九十餘里以防桑乾河之衝自莫金口至苑家口共築堤三十餘里以遏中亭河之溢皆受昂指云子圻

圻字輔之年十八中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由主事數遷至浙江參議時有承瑾旨議開處州銀坑者圻執不可不得已請以贖金充內帑乞免事得寢鄣少年為日

本館甥隨使入貢鄆人執少年使大噪圻曰中國亡此人何損治體而乃以璫璫啟邊釁縱逸去長興有田啗于水凡八十頃而稅仍在民病甚圻為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圻率民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解散去進山東左布政使遷應天尹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務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而所出者反至一百五十餘萬圻以為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

多子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
坐辜者若干人旋以母憂得疾卒子悅字貞夫初以廕
補國子生後推廕與弟登嘉靖進士歷官尚寶司司丞
論曰洪宣後為京朝官者多視南京為散地而昂圻父
子則皆以南京著功地固未可限哉明時河患與漕運
依倚歲費度支水衡金錢累幾千萬而迄無成效以觀
之昂雖復王延世之塞決河何以過矣

周季麟

周季麟字公瑞寧州人也成化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
清禁軍及圻內山東西邊軍得健卒八萬歷員外郎郎
中弘治初陞浙江參政武康山羣盜起躬往招之遷河
南右布政使嘗曰為官須稱職既至籌國計搜剔隱蠹
豪瑾不取除歲解外嘗貯銀四十七萬餘兩撫按交疏
薦凡七八上乃以甘州警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至
即勒兵戰斬賊首六十四級捷聞先是哈密忠順王中
絕其所立王母為土魯番王速擅阿力所擄部落數千

人來奔甘肅弘治五年有安定國王者冒哈密族請立其姪陝巴守哈密時阿力已死其子速檀阿黑麻嗣王仍襲哈密據陝巴去于是邊陲不靖者有年矣季麟宣德意并脇以威阿黑麻慚伏遂于十二年夏送還陝巴并所據原給勅印詣甘州季麟受之乃請立陝巴給以原勅而還前所留番使寫亦滿速兒等諸部帖伏即陝巴之族凡曲先安定諸國亦慕義來享當是時帝悅甚賜季麟金綺獎勵加等第季麟久病胃至是以苦寒創

甚然不之顧也北庭小王子擁衆數萬入河套往來波羅賀蘭間季麟屬芻秣捍禦不為患因劾總兵官恭順侯吳鑑怯血罷鑑而以武安侯鄭英代之時西安設防冬民兵五千以舊警偶召民城守而歲久為例季麟裁之每歲用千人春秋番而罷四千人歸農獨勢人有役民兵者稱不便未幾閣臣薦季麟召還調薊州薊州草場御馬監京營牧地與民田接畛侵蝕往往爭許季麟考圖籍據景泰間奏案改正疆界衆愜服然權貴侵蝕

者不便十八年武宗嗣位以病寒乞去既而瑾憾之構以他事奪其職罰米千石瑾誅例復官未用乃以正德十三年卒贈右都御史謚僖敏孝宗嘗問劉健謝遷曰周季麟何如人對曰季麟好官

論曰季麟論處官無分大小務稱其職故歷官所至皆能有功而卒以守正為僉人所抑官不竟其用惜哉明三百年多文臣用兵而季麟以畏寒之軀勉邊陲間觀其處哈密一事張大國體濟以德威使諸番構禍于

此暫息其以方之魏尚之守雲中李勣之督并州又寧有憾焉

附錄 分省人物考周季麟傳稱土魯番之叛臣連
檀阿黑麻按阿黑麻即速檀阿力之子繼阿力為王
何為叛臣及考哈密本末知哈密有臣馬黑麻叛去
歸土魯番是誤以馬黑麻為阿黑麻矣又稱國人擁
立陝巴為哈密王亦非也陝巴係曲先安定國王族
屬冒稱哈密族而尚書馬文升誤信之遂立為哈密
國王因復啓土魯番之釁若國人所立者為罕慎非
陝巴也又云陝巴之弟安定國王干奔按陝巴為干
奔之姪實錄明載人物考之并錯如此
皇明實紀論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
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則誤以季麟為季鳳矣
誰知我是伯楷耶

傳載哈密與土魯番構兵一節云西陲結怨者四十年考是時弘治五年去成化九年始事之時不過二十年傳不深計耳

賀欽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會陳獻章被徵來京師聽其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既別肖獻章像歸構一室懸之朝夕瞻事者十餘年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陝西參議檄未至

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
二曰薦賢才以訪治道三曰遵祖制以處內官四曰興
禮樂以化天下大略謂師友之臣當求真儒檢討陳獻
章學可大用是宜以非常之禮起之使任內閣或經筵
官而內官驕恣裁以祖制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
祖訓內官條中察其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啟閉而
已近乃參預機要干犯政令非招權納寵叢奸府賂即
邀功啟釁流毒邊徼甚至引左道以蕩上心進淫巧以

盜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既已鑒諸已往尤宜
愆之將來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政事外不可使鎮
守地方掌握兵柄至若奉常正經教坊俗樂沿革去取
尤宜慎重疏凡數萬言奏入報聞正德四年逆瑾括東
田東人驚恐而義州以守臣貪故思變至是先發聚眾
東西劫顧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聞之身往諭
曰公等吾鄉人也今不幸至此良苦然吾竊為公等憂
鎮城兵不即至耶如之何眾初洶洶既有省呼曰願

教之欽曰惟不殺人而已守臣激民變民無辜今不殺
一人待命是良民也良民何畏焉未幾有言鎮城軍果
至者衆復譟曰賀黃門無慢語環跪欽里門欽曰吾固
知有是也雖然汝仍不殺人誰則殺汝是在我而已衆
散去遂定邊將有誘殺邊人罔報功者按之不得實一
見欽即慚伏曰他人可欺吾敢欺賀先生耶欽學以為
己為本方見獻章歸閉門靜坐有來學者輒辭之曰已
之不治何以治人既而從游者甚衆然于是人人知為

已之學其後薦引相屬終不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
其所隱處在醫無閭山下號醫閭先生子士諮能傳父
學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其身不仕

附錄 賀欽義州人屬遼東諸書皆作遼西誤遼西
在今永平府且籍貫無稱古地名者不如直稱義州

為當

欽疏中稱白沙為新會縣歷事監生諸書皆然按是
疏在外治元年而白沙于成化十八年已授檢討則
此時不宜稱監生矣近觀史竊所載改稱檢討遂從
之

西河集卷八十